



“中国式养老”面临人多钱紧资源少老有所养待解

10月13日是重阳节，也是中国首个法定意义上的老人节，有关养老的话题备受关注。在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剧的情境下，“中国式养老”面临诸多困局：家庭养老功能弱化、机构养老服务供给紧张，养老金面临缺口及保值升值难题……如何破解种种困境，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中国老年人口基数庞大 家庭养老功能弱化

“中国老年人口基数庞大，增长速度快，老龄化程度正日益加深，养老问题也日益凸显。”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李迎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当前，中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阶段。2012年底中国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94亿，2020年将达到2.43亿，2025年将突破3亿。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指出，中国正遭遇“4—2—1”的家庭赡养困局。当两个独生子女组成的家庭要承担4个甚至更多老人的养老责任时，无论在经济还是精力上，都是“难以承受之重”。在房价、儿女抚养费用不断上涨以及就业竞争等社会经济压力下，家庭养老功能大大弱化，“养儿防老”的传统养老模式正受到冲击。

李迎生告诉记者，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主要表现在家庭照料上，受时间、精力、金钱所限，照顾父母令相当一部分人群有心无力。现在很多“独一代”不仅无法“养老”，甚至要“啃老”，有些老人甚至无奈地调侃：“养儿防老”现在成了“养老防儿”了。

机构养老服务供给紧张 面临“十年等一床”窘境

多位专家对记者表示，在家庭养老功能面临弱化的同时，机构养老服务也面临着供需矛盾紧张，养老机构数量不足，设备缺乏，服务水平不高等问题。

唐钧指出，目前中国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而养老服务体系滞后于养老服务需求，这正是所谓的“未富先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与社会建设研究室主任钟君也告诉记者，目前养老服务资源并不充足，敬老院、老年公寓等养老服务设施远远满足不了现在的需求。

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与中国近2亿老年人口相比，截至2012年底，中国4.4万个各类老年服务机构所拥有的床位仅为416.5万张，供需矛盾可见一斑。

李迎生指出，现在面临的困境是，公办养老院由于有国家补贴，设施条件好，费用低，大家都想去，但是很难进，甚至出现了“十年等一床”的情况，而私立养老院条件比较好，但价钱太高，只有一小部分人能承担得起。

养老金制度碎片化 面临缺口和保值升值难题

除了老年人口多、养老资源少，“钱紧”也是中国应对老龄化的瓶颈之一。李迎生表示，

当前中国面临着“未富先老”的挑战，随着老年人口越来越多，未来养老金出现缺口的可能性比较大。

事实上，近一段时间，关于中国养老金缺口、空账等问题频繁引发各界担忧。虽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末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23941亿元，但舆论仍普遍担心，随着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未来养老金会出现缺口。

除了可能出现的缺口问题，养老金的保值增值问题也值得忧虑。陈良指出，偏窄投资渠道让现有的养老金面临贬值风险。按照现行政策规定，中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只能存入银行和购买国债，由于投资渠道偏窄，在物价不断上涨的情形下，基金实际上处于贬值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围绕着养老金问题，长期存在的养老金双轨制一直饱受诟病。李迎生指出，养老金双轨制下不同人群养老金待遇差别悬殊，由此导致的不公平问题日益引起民众不满，养老金并轨势在必行。但钟君对记者表示，短期内仍看不到养老金并轨政策出台的可能性。

完善养老顶层设计 实现“老有所养”亟待破题

面对“人多、钱紧、资源少”的困境，“中国式养老”该何去何从？今年8月16日，国务院提出要在政府“保基本、兜底线”的基础上，发挥市场活力，推动社会力量成为发展养老服务业的“主角”。

9月13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功能完善、规模适度、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同时还提出，要开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也就是近期引起热议的“以房养老”试点。

唐钧认为，从整体来讲，养老问题需要一个合理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以房养老”是一种解决养老问题的有益探索，但这是一个小众的政策，考虑到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和国情，这并不适合大多数人。未来在养老社会服务方面，政府要更多的收入，让老人的需求变成有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

钟君则表示，养老制度顶层设计要能够充分发动社会力量，当政府提供了足够的资源时就要通过向社会力量购买养老公共服务来解决问题。同时要放开对社会性养老机构的管制，对于社会性养老机构的建立给予更多鼓励和政策优惠。

钟君建议，要在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之间打开一个通道，可以考虑大力发展非盈利性质的养老服务机构，例如可以在社区设立日间照料所，通过老人自己出点钱，政府给予一定补贴的方式维持机构基本运营，为老人提供吃饭、医疗等基本生活照料。这样既能减少机构养老的压力，又能排解老人情感缺失的寂寞。此外，钟君指出，还要加强对养老金的监管，拓宽基金投资渠道，以实现养老金的保值增值。（来源《中国新闻网》文/李金磊）

同时，蓝皮书认为，我国社会保险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一是社会保险制度建设取得了历史性突破。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全面建立，全民医疗保险基本实现。二是社会保险覆盖人群不断扩大。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7.87亿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过13亿人。三是连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且全部按时足额发放。2012年，企业退休人员平均养老金达到每月1700元，比2011年提高12.5%。四是妥善地解决了关闭破产企业退休人员、困难企业职工、国企老工伤人员、未参保集体企业退休人员纳入社会保险等历史遗留问题。（摘自《京华时报》）

农民企业家孙大午：最好的人和最坏的人都在监狱里



最好的人和最坏的人都在监狱里。孙大午诸多的“草根格言”里，这一句最令人过目难忘。十年前那场从天而降的牢狱之灾，给这个河北保定乡下普普通通的农民企业家的生活，打上了难以磨灭的烙印。幸运的是，以涉嫌“非法集资”被拘，却疑似“因言获罪”的他，不仅没有如某些人所预期，就此身败名裂、销声匿迹，反而意外地成就了一段更完整而坚实的人生。

时光荏苒，如今的孙大午已年近花甲。昔日那位天生的民间思想斗士，是否锐气不减，锋芒依旧？

“曾案”忧思

答案看起来是肯定的。

今年夏秋之际，在各种公开或半公开的场合，孙大午的身影和声音一如既往地活跃，甚至比之前更加活跃，大半起因于又一宗轰动一时、最终以悲剧收场的“非法集资案”。

涉案的湖南湘西州知名企业曾成杰，尽管不乏种种有力的理由为自己减轻“罪责”，并得到法学界及民间舆论几乎一边倒的同情，但经过法庭内外长达5年的抗争后，仍难逃杀身之祸，且在7月12日行刑前，竟未获准见亲最后一面。

“发生这样的事情，肯定会有人害怕，就像王石先生说的‘免死孤悲’。我们都是民营企业家的法律、政策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命运。”8月中旬，在老朋友茅于軾的天则经济研究所举办的“曾成杰案”专题研讨会上，孙大午即席发言。

近年常在海外游学的王石特地赶来参会，以示声援。这位以鲜明个性赢得极高声望的商界领袖提议，建立一个基金会，救助有类似遭遇的民营企业，至少让他们得以免死。但孙大午认为，这样做的效果非常有限，即便基金会成立了，能够救一个人或几个人，可能救所有人吗？

回想2003年5月，孙大午因“非法集

资”被抓，素不相识的柳传志迅即承诺，联想集团负责偿还大午集团的1300万元债务，让他大受感动。2007年浙江东阳吴英集资案爆发后，身为“过来人”的他，也曾几次公开声明，为吴英担保1亿元的债务。舆论的呼吁和企业界的救援，终使法院“刀下留人”（2012年5月吴英案终审，由死刑改判死缓），但孙大午觉得，个案的改判，并不意味着中国民营企业面临的整个社会生态得到改善。

他说，我更关注的是，通过个案促使中国法律进步乃至制度的变革，而问题在于，“曾成杰案”的结果表明，现在的情况和十年前没有什么本质不同。

矛盾人生

身处基层却心比天高，无权无势却直言无忌；满怀理想主义者的激情，又不失传统儒家精神的光辉；在社会主义大集体色彩颇浓的社区里，却推行“君主立宪制”式的民主选举——太多互相矛盾、不易调和的元素，交织在孙大午身上。

相信实地参观过河北徐水县大午庄园（北京天安门西南约140公里），翻阅过近乎“夫子自述”的那本《风雨孙大午》（他缓刑4年期结束后出版），对其事业人生有所了解的人，大体上都会认同以上的描述和判断。

孙大午并没有否认种种矛盾的存在。他说，生活本来就充满矛盾，何况像自己这样经历如此复杂的人呢？

其实，孙大午身上最大的矛盾，可能是他的多重社会身份：到底是一位农民企业家，还是一位思想者，一位政治鼓动家？抑或三者兼而有之？当初的省级“养鸡状元”（1996年河北省人民政府授予），怎么就一步步变成让“有关部门”头疼的人物？连西方的中国研究专家对此也大感兴趣。

在与中国学者合作的一篇论文中，哥本哈根大学北欧亚洲研究所所长约恩·德尔曼教授认为，孙大午公开表达政见、挑战“潜规

广州天价养老院月租八千 入住多为退休教师公务员 “天价养老院”争扩容 服务是否与收费相称有待考证

房间月租8000元，伙食费50元一天，护理费按自理程度另算，从2000元到8000元不等……记者日前发现，广州的养老院费用也在不断攀高，每人每月花费至少上万的“天价养老院”更是纷纷赶在节前开张或扩容。与普通老人院相比，“天价养老院”的硬件确实优胜许多，提供的日常服务也更加多元化。入住这些“天价”养老院的老人，并非全是“大富大贵”，除个别为港澳台胞外，大部分是本地退休教师、公务员。

各地老年福利

我国不少地方都推出了针对老年人的优惠和福利。如北京市近日宣布，凡北京市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可自愿免费接种流感疫苗；上海近日为拥有当地户籍的60岁以上老年人免费接种肺炎疫苗；在山西，省旅游局今年宣布，全省49家国有景区景点对国内外年满60周岁的老年人全年实行免头道门票优惠；杭州市70岁以上的杭州市老年人，在非高峰时段可免费乘坐地铁，在高峰时段可免乘地铁；在江西，70周岁以上老年人可免费乘坐公交车等。

关爱失独老人

失独家庭的养老资金来源主要为退休金和政府补助金两部分，东部地区每人每月一般在2000元左右，而西部地区有的还不足1000元。今年两会期间，民政部明确表示，失独老人可按“三无”老人提供赡养。

“希望政府能在医疗保障上，尤其是大病医疗上特别扶持，并增加一定补助。”一位失独老人说。

黄昏恋盼宽容

对于“黄昏恋”，城市子女一般表示能够接受，但会担心财产受损的问题；而在农村，有再婚想法的老人则往往会被视为“另类”，受到非议的情况时有发生。

由于受到传统偏见、舆论压力、孩子反对等重重阻力，“黄昏恋”成了不少老人烂在心底的“牵绊”。爱难以说出口，性更是深埋心底。专家建议，全社会应努力为老年人婚恋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

老年节放个假？

今年的重阳节是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

保障法以法律形式明确的首个老年节。该不该给已经入法的老年节放个假，让子女能“常回家看看”？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认为应该考虑为老年节增加一天假期。也有人提出质疑，就算真假假，有多少人真的陪伴在老人身旁？

硬件 装修像酒店 还带电影院

在番禺区的某护老公寓中，大家都是“独门独户”，基本不会在走廊里看到活动的老人。公寓由不同的户型组成。一个100平方米的单位，大厅内有电视、有饭桌；内里有三间卧室，主卧还配有单独的洗手间。一个这样的单位可以供3个老人合租，夫妻一起入住的，一般会选择70平方米大小的独户，布局与普通商品房是一样的。

公寓内还有一些活动室，如功能康复室、书画室、麻将室等。养老公寓最大的卖点就是“居家”，老人可以像在家里生活一样，同时有护理人员照顾。

而市中心某家刚开业的养老院在重阳节前夕也是机器声大作。“我们全部是以酒店标准装修！”这里的工作人员介绍。踏入已开放入住的楼层，感觉果然像“酒店”：走廊的两旁，数个房间排列在两旁，每个房间大小大约15平方米。

养老酒店的首层是餐厅和各种活动室。餐厅旁还有理疗室、上网室、图书室等，甚至还有迷你电影院。

软件 日程可定制 医护尚待考

收取普通老人院至少两倍的价格，天价养老院是否真的服务到家呢？

几家“天价养老院”的工作人员都称，他们能为老人提供个性化服务和丰富多彩的群体活动。其中一家称在入住前有“家访”，可以根据老人现在居住习惯布置他即将入住的居室，还可以根据老人已有的作息习惯为其作安排。在这些养老院的“日程表”上，

则”、创造性地组织生产资源（即所谓“非法集资”）等，乃是私营企业主主动转换社会角色，进行“身份重构”的尝试。

这位长期关注中国社会转型和中国私营企业的丹麦学者指出，那场让孙大午几遭灭顶之灾的大官司，正是由他的“异常举动”带来的个人及社会风险。

难得的是，如今的孙大午并无悔改之意，反而乐此不疲。

花甲回望

再过8个月，生于1954年的孙大午就满60了。他比淡出江湖的王石小3岁，比含恨而亡的曾成杰大4岁。

50后一代的中国人，命运大都坎坷起伏。他们长在红旗下，早岁遭逢国家动乱，缺少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刚成年时，不是吃粮当兵（如王石和孙大午），便是上山下乡，或干脆本来就在家务农（如曾成杰）。后来，他们之中一部分极具胆识者，抓住改革开放的机遇，辛苦打拼，经商致富，也算得上时代的弄潮儿了。

命运并没有从此完全眷顾他们。跟那一代商人企业家中不少人相似，王石、孙大午和曾成杰，都先后因各种“罪名”尝过蹲班房的滋味。不同的是，有些人出来后能东山再起，有些人进去后就没有机会再出来。

孙大午曾经感叹，最近提到重庆的事情，大家还心有余悸，说害怕“文革”回头，确实如此，我今年59岁了，经历了“文革”，也经历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过程，一直以来，我们的社会何时摆脱过“文革”的阴影呢？

将近一个世纪前，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陈独秀发表不足百字的名文《研究室与监狱》，勉励“五四运动”中的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最优美的生活。”

从监狱出来的孙大午，没有进过“研究室”和“象牙塔”，但这不妨碍他继续思考。

近日，他常向周围的朋友散发自己写的一篇长文《历史在这里沉思》，最新一篇不下15000字，修改于曾成杰“伏法”的半个月后。这份主题宏大的万言书，试图总结中国近百年来“不断革命”的历史，并展望未来“告别革命”的可行之路。

这让人想起，他在天则经济研究所发言中说过的一句话：“我觉得民营企业家人今天拿出钱来救助这个社会，远远不如勇敢地站出来，一起发出我们的声音，推动这个社会的进步！”

（摘自《中国经营报》文/谭洪安）



●番禺某养老公寓外可见室外泳池

除了常规的文娱活动外，还有自理技巧训练、生日会、看电影、郊游等。

对于入住者最关注的健康问题，工作人员称有专业医生每日巡房，有专业护士团队，护士长每天提供服药提醒，基础护理方面护工人员与老人比例不超过1:5（按国家规定是1:15）。某养老酒店还称附近有3家三甲医院及广州市唯一一家老人病医院。在收取费用的情况下，可由专人每天送入住者到医院检查。

不过，当记者问及医生、护士曾在哪些医院就职、是哪些方面的“专业医生”等细节问题时，不是每家养老院的工作人员都能答得上来，在“健康服务”上是否能与高收费匹配，有待考证。

到底多“天价”？

在养老公寓的“价目表”上，记者见到，豪华房一个单间的价格达到8000元，收费最低的“高级房”价格也需要4500元。这里的“月租”包伙食，但护理费从2000元到8000元不等，如果入住者完全能自理，也要收取500元护理费。月租费、伙食费、护理费及其他杂费（部分公寓还收取水电等费用）加在一起，每人每月平均花费至少达到万元以上。

入住“天价养老院”的主要人群，除了部分是归侨或港澳台胞外，大部分是退休教师和公务员，还有国有企业退休干部。

许女士（化名）的父母入住了一家“天价院”，每月至少要花21000元。他们的退休金已算中等偏上，但仍需要子女补贴。

（摘自《广州日报》文、图/罗梓琳）